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八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墩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傳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拔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
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
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
而益信取勝之驗辟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
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

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旣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

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旣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

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
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
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
之一方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
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
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
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
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

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
此也

問通窮舉墜治理攸先今紹興公帑虛矣何以
實之閭閻困矣何以甦之武備弛矣何以振
之戎心啓矣何以弭之諸士子目擊時艱籌
之必熟且悉矣幸明以教我

府季考題

頃者執事有見於紹興公帑之虛閭閻之困武備之
弛戎心之啓而親以策諸生甚盛心也生愚不敏以
爲必公帑虛而後閭閻困武備弛而後戎心啓此一

徐文長三集 卷之六 四
病而兩痛也生愚不敏文以爲公帑虛閭閻困戎心
啓又由於武備之弛惟武備弛而後盜賊充斥若今
海邊群醜歷歲月而無授首之期於是爲分布之計
養主客之兵造水陸攻戰城郭之具招帷幙之客集
賞賜之物則不得不取諸公帑而後公帑虛公帑旣
虛則不得不取諸閭閻而後閭閻困閭閻旣困則饑
寒轉徙憂愁無聊而後戎心啓然則三者之弊由於
武備之弛亦甚明矣而惜乎執事未之首及也愚請
先武備之陳而後及於三者之弊執事試垂聽焉蓋

自武職不道軍伍單虛講求圖新非歲月可計後世
用兵不得不募民而授甲矣姑以吾浙言之東起定
海北接金山召募分布之兵不下數萬主副偏裨鈐
閣之間游談之客趨走之夫費且無論也而是數萬
者日給與銀三分則是大約日費千五百矣今且一
年有奇矣費且踰六十萬矣兵甲器械舟楫賞賜與
夫城郭之用不在其中而是數萬者聞其無事則剽
掠村市魚肉良民至擁民之室家而亂之咋指嘯呼
非有他也每用一語之嫌而群相讎殺格鬪之聲徹

於垂簾之宇將領呵之而弗能止也最甚杖一二人而止耳至其驅而之賊也不十里而呀然汗矣鋒未交而先期於走手足戰栗卽兵刃已墮於地矣馘之弗能禁也而况於令之乎偶幸而一小勝焉篡取虜首奪人之功冒人之賞王者姑息又從而調停之夫平居至驕悍也臨敵至無濟也冒功賞至黠詐也而王者曾不知懲劓而改絃振起而思善其後兵法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辟如

驕子不可用也聞之今之叅將獨有一二知兵者耳而猶牽於文法而不得展其能其他武官以及文吏諸所統領類無一人知兵者塊然一木偶耳徒以勢分奉養驕蹇自居曾無父子家人饑寒甘苦之意嬰兒愛子之情固習知兵之不爲吾使也至於平居而驕悍臨敵而遁走或勝焉而爭功曾不能加一刃於違命之頸無恠也賊或數十而擁以數千之衆是數千者類所謂無濟而善走者也彼且乘我之走殺每大半乃不罪已之走而徒爲賊張大口彼能飛行者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八
也至問勝兵則又曰賊無能爲亦令我兵曾與之鬪
耶夫不知吾卒之弱而徒諉曰賊之強此何道也兵
法曰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擊勝之半也今若
此其爲知吾卒耶其爲知敵耶幕府命將則假以旗
牌授之生殺而今沿海防守之地接境而是賊徒瞬
息登岸倉卒遣兵官驅率而就道了無斷斬之權豈
督府命將爲戰而此不爲戰耶命將者逃沮則宜誅
殺而此不宜誅殺耶士不引而去也亦愚矣調發諸

道之兵經日月而後至旣已示賊以必死而使得精
專其計并一其心至而不爲假休示緩之計聲東擊
西銜枚竊發之圖而乃盛其鼓吹犒賞啓行之節其
決戰之日生愚遠在百里之外猶得而前聞之重兵
一聚有合無分勝則無出奇覆截之繼是以常不大
勝敗則無首尾連接之援是以常大敗夫賊舍水登
陸經涉春穉奔走劫掠耽嗜子女其師非不老也力
非不疲也氣非不惰也欲非不飽也隙非無可乘之
時也旣不能離間其黨謬迷其伺伺其動靜乖其聚

散牽其出入散其脅從示以活而陷其死疲其奔命
備衛而使之自潰乃至紛紛召外兵矣而且明示以
舉動遲鈍其戰法如此也是何異於兩人之爭其一
人攘臂脫憤呼號其子弟盡擁於肘腋之下而使之
不得展彼一人者必有以破之矣兵法曰出其不意
攻其無備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而數者皆反
之此何爲者也夫以數千烏合分寇之盜出無援而
入無穴蠢愚之夫而後狙之計也至動兩省之兵糧
召四方之戰卒持以數年之久殺傷六吏墮壞名城

妨廢耕織而提數萬之重任者乃因循沮縮牽制而
踵襲如此假使處戰國楚漢之際遇孫吳韓彭之流
將不與之角奇正而決雌雄耶噫可悲也故生愚以
爲今日之計幕府誠能破壞其常格優其禮貌而多
其訊訪搜拔一二識大體者與之熟計其事益召至
智計勇敢減損前所募兵十分之九悉其精銳付之
統領益倍其衣糧同其甘苦熟其技藝共其死生乃
始分置部曲使自伍長以至領哨以次得相誅斬不
待赴敵之會而平居違犯輒梟縣以徇不待命將之

重而防守所在裨得援此例而行之至於戰還之日
忽多召至其人問以某日某戰某人功罪分開院廡
令各以次應對信其同然而畧其獨異叅諸冊書取
其尤詐僞者并記吏而刑之重罰其家以優死亡之
後至於用兵務令乘間待時掩其不備誤以多方多
其奇伏循環無窮使戰勝而不復萬一偶有違犯僂
勿後時勿以貴而得原勿以才而得贖勿以衆而得
并是吾雖有一挫而永無再敗也是士無喪衄之沮
而并有休息之期也縱未卽休而旣十去其九則養

兵費少而亦不至於重困澄汰旣精則臨事無怯懦
之夫以倡勇敢之氣而人皆死鬪且供給可倍而息
信易孚禁令易明而意指易曉此簡兵之所以爲上
筭而愚首發之也而何當事者之甘其煩且難焉至
此也冗兵旣除供費旣寡則如今之賦海防於丁田
貸米銀於富室報大戶於坊里徵守堞於沿門可省
也而閭閻何有於困閭閻旣無困矣則人將安居樂
業厭兵甲而懲死喪富者保其積而貧者重其生雖
有一二驕悍粹而殺之一獄吏之職耳而戎心何自

而啓耶雖然此非執事之任也執事可言也不可得而行也計執事之所可行者今府城召養聞懦之兵至以千計而居戰二弊大約亦與前等一聞小警髡首者七八輩耳又散走者也尚在數十里之外則徵發坊民築塞城郭至騷擾也夫以剝民之脂血以養千人以爲是戰守之用也而今復爾焉亦何藉哉執事其聽愚計但妙選死士三百人請假斷斬之權而優養之厚校閱之精禁令之嚴大約亦與前等然後四分城中之地以爲信界而列營置領分依城之四

隅以居隅各自爲一道星置數舖各有吹號別設邏卒晝夜走望如某隅有警則領長督率先事相機堅守以伺于是聲某號達所置舖舖絡繹而達于府府馳往指示一呼吸聞耳而府亦別有分號以爲進止調動各隅之約中握百人以爲肘腋分遣之防飛至往來其他閒暇固可坐而理堂事也趙奢有言道遠而險狹辟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夫吾之所領旣死命之士加以賊徒每利曠夷散陳取勝使內之於險狹之巷已失長技百姓閉門自守兵不得交獨有

縱火耳畧分餘兵掩救吾恐烟未縷而坐成禽矣如此則雖開門延之縱其竊發亦未爲不可也而乃落落數首畧見影響遂至調守築門絕往來之道勞村井之民多呵詰之官使得緣以爲奸恐詐愚樸豈不視聽增訕笑今賊聞之謂易與哉如其不然則籍城而之民慎復其老弱孤貧餘始量分數班更番登守特勞邏伺者數十輩耳而登守之徒晏息如常設疑多誤乘懈趨勞突出死士擊之於外而分布覆伏遂使一甲不遺亦不至於築城預守若今日之勞損

也然此特大寇薄城之計耳小寇出沒邊地督責走伺之人分遣一隅之卒或覆其來或邀其歸臨其地而碎之矣又何用狼狽若今日哉特此一事必以爲減去士卒卑弱不敵而不知前此數萬人望風奔走與無卒同也吾旣提同心必死之士握信賞必罰之令是前日之衆者反弱而今日之寡者反強也古人一以當百是以毋以衆而擊寡况自有賊以來其聚爲一處未有過三百者耶又必以爲苟用法如此必多殺傷士卒內變將起而外謗旋至而不知正以生

士卒而止謗議也前此法令不信爲賊乘此數蒙蹂躪不知幾千人矣今士皆畏將而易賊轉向莫當是所殺者少所生者多况居常恩信先孚而涕泣割愛人知其不得已也何至起內變而招外謗耶獨有郡城之守謂開門延擊蹈危險而涉迂濶而愚誠以爲此特矯枉過直之論耳設果如此亦無害也何者彼原無僭據之大計者也縱其得計不過殺人也掠貨也速於去也而吾之所以處之皆扼其計而制其死命者也故曰無害也此執事之任也執事可得而行

之者也執事儻行之此亦振一府之武備也實一府之公帑甦一府之閭閻而弭一府之戎心也然執事又有可行者焉如庫役坊里之供給吏胥兵皂之剝詐支收常例之侵漁而愚又不能悉數之也此又不必於公帑之虛而閭閻自困者也豪強富民之兼并陰賊無賴之橫暴術家訛言之扇惑而愚又不能悉數之也此不必於武備之弛而戎心自啓者也執事可以禁而革之訪其人而悉置之法也愚故曰執事又有可行者此也

代擬策問

問日本諸島正與南直隸山東對海而望而浙江乃在其南春及初夏之交風汛尚北故浙防倍謹若夏末則解嚴矣邇者傳聞閩謀云琉球遣報謂日本夷王連衡他國唐突浙江以快夙昔之讎然琉球又在浙南也乃夷王停泊於南近且入龜久之不發風將轉北何利而爲此且云舳艫十萬則夷甲自當百之夷所不能辦也久住他島餉與百甲倚辦於誰此必無之事也夫夷往年零寇浙直極夥者不過二三千

人我軍倍往每北當賊帥時義烏兵甚鍊幸勝之今義烏盡歸薊募矣閩謀云云設果爾則我之徵兵聚餉戰艦火攻之具不百倍於前不可以得志於彼也而數年以來水旱頻仍丁黔溝壑中家不飽徵發何從嚴以驅之內戎先啓使諸先生此而束帶立朝職當今日顛沛亦可委以不知耶幸對

代雲南策問五首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討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變矣夫以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跖犬不忘吠堯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成祖繼統諸宗迭興庶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今上聖明其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祖宗抑亦迥邁千古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嚙膚襲頑未已語云驕子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禮書卽有四種况蕪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自大使者而卽握符控方面等往往必叅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

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
貲以輸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
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
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矩益壞而民
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往往欲試利器甘盤錯
易險阻叱羊腸者顧以駢任腹腴臥而了治爲閉其
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
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
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
至周公子輿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
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
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
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
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
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而思思而得得而幸

天于與諸出國事

同空春官一小丑

大命其公在在

自事其已耳

問風公子與

問禹惡言

問禹惡言言惡我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九

明會稽 徐渭 文長 著

陶望齡 周望 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 同校

序

奉贈師季先生序

嘉靖甲寅先生始周七十適遠遊同門某等謂長侍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問禹惡汙言而致汙善言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非專也心也

徐文長三集卷之十九

明會稽

徐渭

文長著

陶望齡

周望校

謝伯美

開美

商濬

景哲

陳汝元

起侯同校

序

奉贈師季先生序

嘉靖甲寅先生始周七十適遠遊同門某等謂長侍

者或有所見聞于師則使涓叙言以祝于家涓亦長
侍耳何見聞哉先生論學本新建宗講良知者盈海
內人人得而聞也後生者起不以良知無不知而以
所知無不良或有雜于見起隨便之心而槩以爲天
則先生則作龍惕書大約論佛子以水鏡喻心聖人
以龍德象乾龍體警惕天命健行君子戒懼是以惟
聖學爲精察于欲與理若水鑑無主宰任物形使人
習懶偷安或放肆而不可收拾移書江西之鄒聶及
吾鄉錢王諸老先生再三反而不置于是學者則見
以爲依據而諸老先生亦取之以精其說而其說遂
明新建宗謂俗儒析經言語支離以爲理障人人得
而聞也後生者起不知支離者之心足以障理而謂
經之理足以障心或有特爲棄蔑典訓自以獨往來
于一真其拘陋者溺舊聞視附會潰爛之談輒握手
不敢出一語先生則取六經獨以其心之所得以一
路竟徃其奧而悉摧破之又上自隆古下迨今日帝
王聖賢諸儒理氣經術德政工夫實踐以至異端佛
老百家技術之流莫不窮極邪正辨其指歸言數十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萬于是諸老方且廢食于言語之戒而學者亦駭于
破舊之新獨武晉唐先生游會稽時取一經去答書
稱先生決古人未決之疑而開今人不敢開之口以
爲世未之有以渭所見聞凡若此豈諸子之所不見
不聞者哉即使舉是見聞也又何以爲祝蓋聞之昔
之師有畫龍者以其法傳之人人畫之肖衆以爲是
即師也又有畫成而遺其睛閱數年點之而龍遂飛
去此何說耶畫龍之精神不傳于人則傳于紙上固
無窮也先生結髮問學其仕于內外升沉者餘二十

年歷南北閩楚江廣之間而始老于家門士隨處而
蒲而諸嗣中或才有志傳之而肖者豈無其人耶縱
無其人則著述之精旣已若此矣豈非闕其睛而有
待者耶然則先生之精神不在于人則在于紙上之
言語其爲壽有窮乎夫聞見不足爲先生祝而求之
聞見之精者以祝先生先生其謂我何雖然世謂有
德者壽先生固敏決坦爽居家臨政置心人人腹中
遇大事膽魄益張乃善容人之短及經綸古今真王
佐才也此非德耶然又謂濶遠未必盡應至其前年

涉淮泗窮漕河百泉膠水之利害拜孔孟董劉之遺
辯滕薛邾莒諸列國春秋所載道里之謬遂上太山
憇日觀蓋徘徊而始去去年泛長江由金焦以縱觀
高皇帝之所經畧而今夏則又出武夷其所登涉蓋
少壯者所不能然則不求于聞見之精而先生之壽
其又有窮乎

贈余醫師序

世之術無一不僞者而醫爲甚醫中之術無一不僞
者而瘍爲甚凡醫有二疾與瘍而已疾醫之僞猶知

摭脉候之影響時損益于方書以嘗試而幸中之至
于瘍則不復有所謂脉與候而庸夫窮子目不識一
字之人方且口授而心記擷草木齊膏液施金石僦
數廛之居置榜而標之以一切之技而投于人身無
窮之變往往至于殺人而不可救故言醫之僞者必
曰瘍而瘍之驗者亦絕無聞以予所讀靈樞經癰疽
論中乃至至于審血氣調虛實辨營衛其經紀合于天
地日月之度數而極其所敗乃自筋骨肌肉經脉以
至于五臟其理與諸篇所以訓疾醫者不少殊異然

則所謂僞者豈瘍之道端使然哉予鄉有余先生者
工是業有奇驗每諸瘍師所不能治者乃始求于先
生先生爲一治輒起名遂遍城市間至是復愈予友
柳君母於諸瘍師之後顧以柳君文學士不責報而
柳君知先生家鄉之柯亭橋在其南而號南橋也聚
諸文人詠南橋詩贈焉而委序于予予遂得述經所
論癰疽之理而因知先生非世之所謂瘍者也

送章君世植序

吾鄉沈先生鍊故錦衣經歷以言事今徙保安爲布

衣者其始爲諸生時即以文才爲時輩所推重凌厲
崛竒深造遠覽橫逸不可制縛而吾世植君旣與沈
爲好友獨取一管毫之力以斫其陣而角其鋒與之
齊名一時人稱沈必曰君沈一舉于鄉再舉于廷三
仕于縣一言事于朝聲名滿天下而君獨以窮且老
猶抱其一經負笈走東西數百里道以坐人家塾中
一丈之席而不可必得豈造物者故同其才而獨異
其命耶渭惑焉渭旣辱君之教而窮于時亦久矣故
于君建平授經之行序一言于諸贈詩之首乃若渭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五
之窮則理之宜而非所惑者也

送沈公序

凡盜賊之興其大者聚傑黠探丸斫吏以毒害一方小則有里巷任俠之徒握手報怨椎埋批擊以魚肉其鄉井然是習多在燕趙秦晉間而吾越之所以謂者特扶門攫市開滕倒匣之流耳數年以來瀕海頑民引島夷入寇蹂躪糜爛文武大吏仗節而出者以十數發兵誅斬之不可盡而里巷任俠遂亦萌芽其間方且群聚應募待立鈐閣隱然有不可言之憂則

所謂盜賊大若小者始無異於燕趙秦晉之間矣今年春宛平沈公始以才高自大名改判吾府職水利兼治盜賊不旬日移攝餘姚旣一日手數十檄治攻具身督士卒以退附城之夷寇而餘故多士宦人迫之則敗寬之則撓者獨相與共敬愛公至據案剖文書敏捷若神奸豪攝不敢發其在今時盜賊如渭前所言者方重有賴于公而公顧以父中書公喪去矣渭始以古文詞辱公一召見于庭謬相許于是渭表第祝子某公所延以師其子者來委渭序言于諸士

人之首故渭因有感于時事而慨公之不可留也

胡公文集序

栢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恠之至于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以爲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後渭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于手者類不出于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于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

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渭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于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即仰而嘆曰是古鼎錯趙克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渭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渭所爲文于師所賞之令渭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

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為好者蓋寡矣渭更仰而嘆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渭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食飲從容談說退必導于其衙之門若不知渭為一賤士身為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于文為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于心而慚一日師謂渭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叙其集渭曰是小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如此

葉子肅詩序

人有學為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為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鳥之衡哉今之為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于已之所自得而徒竊于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鳥之為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于己之所自得而不竊于人之所
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
約于至純，此則渭之所獻于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
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烏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渭既以詩送之，請于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渭言于終篇。渭嘗數與君談于
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
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

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
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踈如也。
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
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
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憫通之掩抑不信而
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
之見，其于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
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

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
所以論學誠僞也亦謂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
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
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
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渭知
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伯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旣已導其源
疏其流而渭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糲米之罅者蓋
欲竊附于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渭言或氏
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嘉靖辛亥余讀書于錢塘之馬腦山寺寺西近岳鄂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
驚伏匿之勢行營按壘扣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畧書表叙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傍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纏說未免牀上壘床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形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脉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渭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罕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于明堂圖

詩說序

代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此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痒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
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
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寓
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
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
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禮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
矣會稽李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
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

經而不泥于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
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
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
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
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
者流耳有濟于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于後學者哉吾讀
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
伏刺缺漏按駁禁持胃摛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
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諸先生序

代

高皇帝提劍起淮泗群雄陳友諒始弒徐壽輝據蕪
其後

帝親以舟師攻舒城江蕪興國戰鄱陽友諒敗死遂
定武昌乃始分兵以次取吳越定中原北逐胡而有
天下由此觀之其首事勞苦多在蕪黃間蕪散無藩
封

昭皇帝第六子 憲王正統間始遷自建昌諸王府
故亦無教授始增有之人言教授之設無他務惟取
授世子與王子諸貴人書冊墨分章句而已夫教授
始固以稽首謁諸貴人至授書則南向坐而諸貴人
顧侍立側耳以聽一如民間師弟子然其禮數若是
其重者果專于授書而已乎抑在于假微權使得盡
輔導施教誨以佐麟趾光明德也今

天子聖神恭默修身齊家諸貴人既仁厚夙成無所
事教導即不幸偶有闕焉教授者進而前曰爾祖

高皇帝之功德遠在蕪城之外 昭皇帝之垂休與
憲王之創始者近在蕪城之中一舉目而睹一舉足
而加也殿下其可以不敬若是能不感其孝與其思
以益成其德乎上海諸先生始以治毛氏詩得歲貢
授學官歷教餘姚山陰兩學官生徒千餘人有效驗
遂移教授荆府而其為人和巽與語言有啓發予視
縣久知其入實可佐諸貴人使成德者先生到官畢
謁濡丹墨進立諸貴人將遂授書而已乎抑語以蕪
黃之事創業之由以感其孝而興思也乃先生則必
有辨矣

贈某衛使序代

紹興衛一伍凡五十五有百戶所凡五所有千戶法
一伍軍百十三衛統五千六百貼守大嵩川山二所
者歲五百領漕艦者凡幾巡鹽與捕者凡幾其他在
營名操軍無事則扞城池有事則備戰鬪乃以指揮
專之名管操管操者每院御史考必得材識精騎射
乃與聞紹興士人言往校軍時管操者候霜下入亭
坐壇址介胄而列者尚千有餘人挽弦鳴鏑持予盾

行次長三集 卷之十九 四
執旌旗各不下百人數年以來每校軍落落若曉星
可數射者不十耦已唱名報罷左右旌旗之下纔足
備饒鼓之士而已及問其故則伍之爲過也伍之官
誠亦有勵材節慎操持者即不爲二者而自饒足畏
法度者則已他若有不自樹立者亡廉節縱侈放爲
沉湎之行至有不備裘馬制鞬橐而終其官者則股
剝其所部乃巧持其不便利漕者或使之匠利匠者
或使之鹽與捕或不匠不鹽不捕而調使守他所部
者又不能給則逃正月逃則或記曰五月五月逃則

或記曰十月非恤部而援其勾者也謂可代襲其糧
也又新遣者至則亦冒其糧半年而後給或遣者富
戀家室則賣使去而益盡射其糧今上司于此事則
又爲鄰里保勘之法文移或再三上下逾半年并計
前所冒者期軍無一年之糧以爲常矣夫欲股剝其
部乃持其不便又不能給而致之逃旣逃而又冒其
糧也并新遣者膏使去而無不然也則伍之官軍在
亦利軍不在亦利也在者有糧然亦各有差不得息
逃者無差亦無糧至于冒新遣者糧則有差又無糧

也則伍之軍在亦不利不在亦不利也與其不在亦不利寧不在亦不利是以逃者日益多而不可塞也伍之法先漕者貼守者與巡鹽者捕者諸差餘乃入操則今操者之寡乃諸差者占之也諸差占之而操者寡則各伍之軍俱寡者之所致也各伍之軍俱寡則各伍之官剝之持之冒之射之者之所致也各伍之官統于伍所伍所之官統于一管操管操者將使無事則扞城池有事則備戰鬪者胡可以苟且爲也是故管操者正已率物則無顧忌無顧忌則教可行而

法可施則能使伍之官不剝不持而不致其逃即逃則不思冒射糧而勾必速如是而後各伍之軍聚各伍之軍聚而後操者聚而後可施教可施教而後可用之于有事無事也衛使其君以材識騎射中武鄉試爲御史王公所考授以操事其爲人也又吾所謂正已而率物者王公復命且行移記獎之謂其有噐識閑武畧夫噐以言其任也識以言其曉達而預防之也武畧以言其能謀軍事也將謀軍事舍達是數者何以哉達是數者舍任之又何以哉噫今

日之任誠莫有急於操者矣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奧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僊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

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過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于其間至于觀覽者亦必求之于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令職項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

後文長三傳 卷之十九
下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
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得視吾之所謂有所
動于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徃游武夷問朱
蔡之遺購書記于肆以備覽觀將必異于昔之官建
寧者矣

又代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
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
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

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父在伍者官
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
其求輒相率引去于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
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
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
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于千萬里之外也于是爲
之吝恤掩護于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
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可偕而按核之也于是爲之搜羅連引于勾攝之外
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
詳于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
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 命董填摧商于山東江浙之間其後虜
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
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
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侍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
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裨補之法又兩難如此

且逃闕于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興費復加倍
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
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
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庶平今而又幸親見于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
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
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于山陰遂以縣之故
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代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例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于吏吏束人以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于是襲者至則先草籥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

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迺有減今于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食肉者曾有不朶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賊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水解姑治其標莫重于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寬比試于無事濫陞轉起用于有變可以明罰耶先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生三年理郡刑賞訓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他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于兵耶夫襲替比試之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周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贊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
今
朝廷方且重兵故余于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旣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今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基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于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塢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藉甚矣夫夷狄與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也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讐者不出新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威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以水道叅將薦于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罾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一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

險會淞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今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瞑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敵也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潭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
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
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乃
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又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一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怪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卒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袂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即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驪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遊日出烟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樓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于市廛
終寄情于魚鳥眷言邠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迴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掉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遍徵文士
乃于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遊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于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于里巷藏其副于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于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諗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抒之于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于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登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友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艷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固
不妨于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送王新建赴召序

子以聖道師天下共自言于衛進俎豆而斥軍旅

他日又曰我戰則克當其時定夾谷會却萊夷墮三
都命申句須樂頎敗費戰之驗也周公以聖道相天
下所最著者監二代制禮樂郁郁乎文矣然而破斧
斨誅管蔡定五十國則亦戰也豈盡文乎孔子歿而
稱素王至于今爵上公官郎今博士者相望周公生
而封魯始自伯禽終周之祚世世食東土彼兩聖人
者若此其盛也然孔子攝司寇桓子尼之周公既受
封二叔危之兩聖人者雖云盛矣而其所以危之者
不亦踵相因乎我陽明先生之以聖學倡東南也周

公孔子之道也其後討二王室定南荒爵以伯而食采于新建也則以戰周公孔子却萊墮都敗費而誅管蔡之功也顧輒被讒停襲者幾四十年至

今上聖明感公舊勲久食報始用群公議下詔贈公爵通侯遣使致謚塋祭有加若曰其令某嗣子一人來襲故封爵蓋其事亦大約與周公孔子始尼于桓子二叔而卒侈其稱世其祿者同至是先生嗣君當行吾黨晚私淑公學而社于君者若干人來以贈言屬渭渭曰屬者明運浸隆昌求二王室若大奸叛南

荒如曩時新建公之所當者不可得已然而塞垣絕徼數萬里之外飲馬于河蜚螿于洞箐而波帆於海者未盡無也龍陽君旣已奮家學茲且珥貂垂玉內而以詩禮之訓廷者佐 明天子致太平外而縮纍繫斗金印於肘以武功靖垣徼若魯中葉之以誓費而攘淮戎者使天下之人稱之曰新建公嗣孔子周公者也而公之嗣子龍陽君則鯉與伯禽也將上以答 明天子之寵命而下以慰先生家廟之靈與國家流美傳萬世茲非吾黨之所深致願於君者哉

贈禮師序

昌黎之文余尺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
攻其麗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
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
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
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
之吾儒之麗有五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麗
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菴

君臣矣旣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兒女干祿
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
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臘
若干年衣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于禪講蓋所謂
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
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
吾儒之麗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臘若干年今總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即壽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既無所事事矣而何庸于吾說至吾儒之麓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既以事事矣而又何庸于吾說哉于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之云爾

童氏族譜序

史稱智果知智伯必敗乃別族爲輔果其後智伯亡而輔存當其時人皆右輔而左智此析姓之效者也

又人傳元明間有滑翁壽者爲青城劉誠意基之族滑以基當元末懷雄畧覬覦風雲恐不利而族亦別族爲滑氏居許昌及基佐高皇定天下爵伯食采當其時人皆左滑而右劉此則析姓之不效者也余讀童氏譜知會稽武勳里之有李氏自唐祖八世孫青澗李氏始歷宋至元有昌二者自武勳贅童嶺之童正郎家慮元季兵亂遂附姓于童余不知李與童其趨避之果效與否然而考其更徙之勤散處之繁與歷世之綿遠則居然著姓矣其從童嶺徙車頭者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則自敏政始其譜始脩于雨與蒙古而後者雨之從也爲人樸而雅博好親賢士嘗受業于吾師季長沙公仲子字子微者余因得見之授譜終覽之而委序噫求之當今若吾宗與秦同姓而吳亦出于姬子微甫之李亦出于吳者何可勝道哉使無譜以記之則益湮滅無所考見矣

肖甫詩序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詩人迫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剽其華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窮理者起而揀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于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沉理深而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

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
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
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
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
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
高故其爲詩也沉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
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沉而
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
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
余故畧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萁數也乃
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鈎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
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
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拙
正其訛苦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則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後文集三集 卷之十九 三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

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
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
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
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泥錐畫沙乃是點
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
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貴求之不得况今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
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于不顯不隱之間
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
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即有爲之者而其
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于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
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于代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

幕抄小序

古幕府記室典文之士可指而名者多矣然其文不
槩見即散見于載記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予從少保
胡公典文章凡五載記文可百篇今存者半耳其他
非病于大諛則必大不工者也噫存者亦諛且不工
矣然有說存焉余不能病公人亦或不能病余也此
在智者默而得之耳然卒以是咄咄智者固不如是
也以此見病其庶乎即論其細者熊安生將謁徐子
才和士開乃自稱觸觸而余爲公表啓中數犯忌諱
初蓋不覺也意者天其有意于禍予乎不然何迷且
畧一至此韓昌黎爲宰相作賀白龜表亦涉諛其諫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迎佛骨則直人不能病余其以此也夫

抄小集自序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栖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回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于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于既去耶此其于麝抉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鹿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聊

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稿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干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于既去于孔雀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其所代于公于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之錄之也其不見笑于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

亦而自贈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人所贈翁善于政佩印于他縣獎檄于諸大吏以至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即幸得一二言足矣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跡則幾于陳矣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然

與大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也鐫不鐫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糠粃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錮其已去之烈誣其夢以為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陳之為用猶療之于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為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鐫

之可也

陸氏譜序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鱷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于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即未至厓山然舟轡之迹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踪于故老

至說佗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法然以淚思起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過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裔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今不湮且踈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于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于兩公路人也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即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序之况君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
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皆
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遊
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中
至是復以序屬予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繪

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予觀于雜
俎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笳吹壯士歌
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冊中
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于繪則無聞然魚鳥鷺鶴
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
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即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
也審如是寧止于不病君且深有助于君矣夫爭道
鬪蛇何預于書聞聲渡水何預于禪而一觸即悟終
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于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也

贈吳宣府序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帽幹身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獲則醉飽繫馬俠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公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

門撼丞簿收笞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于家余歸呼族人于寓得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褻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
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予曰諾過寓
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于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
級然盡醉而退翼旦承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
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握顙誠不知用膽與
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
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
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于是
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于素不
可以襲于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
之時策天下于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闔烏足以倫哉
于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
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贈方公序

自丙子遡辛未北虜奉貢市者三年惟時總督方公
實臨之上其事于 朝朝議偉公特進太子少保加

廢子一人世錦衣千戶秩賞諸將吏各有差而吾友
吳鎮公方以撫役從公後亦因公幸在秩典中思有
以效于公也以某在上谷之日久公所創內虜事及
所嘗挫虜于威遠若曩在惠潮時所嘗破東夷者類
能談之故以書屬而某以不敢辭猶未已也遂言曰
夫今之虜其貢與市人見其若此之馴也以爲虜固
猶是也而不知其雄黠背驚媵中國而凡肉視其邊
陲終世宗之朝竭猛將謀臣之力而不能禦使非
公主威遠老營弘賜之戰于倉卒下車之日留鎮兵

不遣爲必搗板升之計于擄命求寇之時有以死諸
酋之心而奪其氣則把漢雖出而老酋之聽東也必
不若是之堅且謹而公之曩公曰南而移北也又使非
盪洞賊于潮惠殲倭夷于海寧有以駭諸酋之聽聞
而先其聲則威遠之捷雖烈彼必不以一挫而盡滌
其數十年貪殘之習故愚嘗竊爲之說曰人謂方公
撫虜者直撫耳而不知公用戰以爲撫威行于北直
北耳而不知所以威北者本之南蓋謂此也夫以公
之威若彼其震乎世矣人且不得而盡知之也如此

至分宜時諸仕者類以趨而速而公獨逡巡郎署牧
守藩臬間殆三十年而後臻此則非有高世之養者
果不足以成震世之功又豈人之所能盡知者耶公
今已受知 主上重中朝非有將相兼寄若唐之所
以處裴公者不可獨念公劄議內欵時自一二元老
外舉朝無不危之者而吳公當其時願以役京儲幸
贊一言于 闕下亦人人無不爲吳公危者乃都不
知有今日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
也其殆謂是矣

贈劉君序

經曰北方者天地閉藏之域其氣高陵居風寒冰冽
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寒生蒲其治宜灸熇今中國邊
北方而居者未聞以乳食惟羗虜中用之然則經所
言北方豈指羗虜而言邪以予所讀漢書當蘇武之
引決也衛律趣召醫醫至鑿坎置熅火覆武坎上蹈
其背出血武良久乃息由此觀之北方宜熇明矣然
武以決而困非血食也以熇而活又何耶此殆不可
曉宣鎮劉君者始棄儒而醫活鎮中及營中人無筭

巡撫王公嘗旌其門迨隆慶萬曆間值中國納虜臣許虜以馬市虜駢集鎮中間有什而呻者不勝楚君往發囊取蘇芟以一匕納口中虜或起申申立而笑于是虜益德中國曰太師能爲我預置療人令我輩骨不埋異土如是者久之巡撫吳公以君術高抑有助于柔遠爲請于總督開府得冠帶叅幕周君輩榮之來以言屬予予數從帷中揖劉君見其樸而有禮息停而膚榮必深于醫者也故樂爲之言然虜乳食者也當以煇愈疾而君獨以匕豈即子卿非乳食者耶俟他日更見君幕中當一質之也

園居五記序

名廉字古幹休寧人

古幹先生闢園湖之上扁曰忘鷗遂作堂曰良背樓曰聽雲亭曰挂笠齋曰枕鋤又作記五篇大約以明忘物我一動靜超視聽而至于形聲至其記亭與齋也則以笠之與鋤雖小器而適于野人之用曰吾用是止矣毋庸外慕爲也書再至今予言予惟天下之事必膠于此也而後求融于彼故言天下之理者必

不足于融而始避其膠故物我有未忘然後有忘動
靜有未一然後有一視聽有未超也然後求其所以
爲超果忘矣超矣則忘之一之超之之迹且無自而
見也其說又何自而生乎惟慕與不慕也亦然然以
此而病他人可也以此而病老子莊周可乎莊周言
數萬老子亦著道德五千言今讀其言于物我動靜
視聽之間諄諄爲人告語以終其身蓋無一日而忘
忘之一之超之之說也而亦謂其有未忘未一未超
也非愚人則媚疾人矣夫以是而病老子莊周旣不
可以是以而病先生其可乎何者先生老子莊周者流
也莊周雖放亦老子流也老子非異端其所陳悉上
古之道與衰周甚殊異後世學士不深究其旨罔爲
異端耳稱孔子者曰聖之時宜其斥老子也然孔子
未嘗斥老子非不斥也且尊之故曰老子其猶龍山
陰徐某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
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于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
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
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
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
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
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
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
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儵妄裂亞掇如萬手縲絲不勝
其亂好占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本及還經

止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
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燦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碎如陸孫束炬先攻一營遂曉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旣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盡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旣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四
悟之後則可牽文于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皁皁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叅之斗蓬一用寄衝主言始終言終于甘始于十兄若問吾心正兔三雙而鷄十雙蒼箕中人叙言

贈嚴宗源序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使鼓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徃徃思一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邏伺卒與數十罪

夫漆面而印鼻如义剝然所對者拳桎絅種諸械所見者白日走群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甚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葑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飮酒脯食飲吾于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恁人患難可紀者凡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四十五
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
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
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
煦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
沫不猶愈于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八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
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
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若吾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
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
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髡緇之
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
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
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于中
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
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
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于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德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單 升序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
欲而無無欲者耶柰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
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
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食霞者以肉食睹川澤之
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
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畧無所
見者亦願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
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于言也

送山陰李公序

渭前日從道上行望見檐帷而肩輿者有吏士可十
許人執受前導願緝緝禁弗呵行道者引趾而避以
問其人曰此吾山陰令李公也前日爲御史所詆將
詣部受改三老弟子詣諸公府再三留之不得雖然
公廉平明恕百十年中所一見者即去此何地不可
爲獨吾黨百姓其果無徼福于天哉語罷相頤而太
息他日渭候師于學宮聞諸士人中語亦然始公蒞
縣欲盡曉其風土戒妄動蓋默而視者月餘而渭于
是時又以公之命往授經于平湖及是始歸而得聞

是語于道計被詆論時公爲政蓋三月耳化行之速
與得諉之速果如此其並行而不相悖耶下之口如
此而上之耳如彼何哉凡天下事有幸免于前而不
能逃于後者則不幸而偶抑于前亦豈能終掩于其
後公聊以此俟之也於是諸士人咸賦詩以贈公行
渭姪子駿素德公而意有所不懌也語渭使序渭敢
因其陋而遂沒其所聞乎

贈婦翁潘公序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
日擔負舟載絡繹于水陸之途繡袂冒箱笥如鱗往
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
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
聘多至五七百元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
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
衣叙官主陽江縣簿時與外兒童君尚俱在京師外
兄偶爲翁道某日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揚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畧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上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干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于翁者曰凡人擇子壻不爲利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
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

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
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于校計顯晦非可
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踈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
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于我然壯士之志
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于是言者語塞而退
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
于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沉存否之變而
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

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願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懽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嘆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其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壽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

賓後

覽越篇序

予讀蘇文忠公之上書于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二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姪間而兩君者位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畧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

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嘆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于握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于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闖其藩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予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今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間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五十二
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僊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僊若僊者乃舍守中而求鼎于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求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于異同當復我于柿下

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送徐山陰赴召序

曹叅謂秦以法苦民其治齊也欲安之而無由最後用蓋公言法黃老清淨以治齊而齊治及爲相復用以治天下而天下復大治今諸司治者法瑣細百出其于苦民也不可謂無矣而邑則承命諸大吏間益

不得自省獨我公之爲山陰也悉去其鐫磨鍛鍊之
具而易以休息其旨大抵本吾孔氏所稱無爲然孔
氏之無爲其去黃老之清淨則無幾矣當今有蓋公
否耶不知公何從授之也而渭之所謬窮而見以述
之者特靈素之編黃老之糺糠用以起一僵立一仆
而已非可以語於公之治也而公願嘗館之碧霞宮
中欲授管而備問焉無論其不成即成何益於公哉
茲公應召且北渭將奉一言以贈公而渭師李長沙
先生家子孫輩亦以言屬渭始渭之觸咎而再從訊

也非公疑于始而得之真則必不能信於終而爲之
力也必使之活而後已長沙之將祠而問于可否也
非公疑于宦而俟之久則必不能信于學而爲之力
也必使之犧牲粢盛於以永之於無窮凡天下事一
漏于前則乘間者得以紛更於後夫事涉紛更則吏
固不勝其煩而前此盜竊以苟安於一時者亦不勝
其擾矣夫苟不勝其擾何貴于清淨也哉公舉是道
以治邑邑旣由此而大治他日舉是道以相天下天
下有不大治者哉噫此渭所以贈公而舉不出于公

之治也

景賢祠集序

代

季先生入仕凡二十有五年而退退而家居者又二十三年而卒當其仕二十五年中予亦後先生而仕仕又與先生接境也數仰先生之政然未得數從先生游及家居二十三年中予亦後先生而退退又與先同里也殆無三數日不從先生游者而先生於二十三年中自退以至於卒之先一日則無一日不講聖人之學著聖人之書口授身模與學者交相勉於

聖人之行而予與鄉人親見之矣在典禮鄉之賢即登於校以祀之願今不免於吾黨之私祀於社者蓋人以所漫聞於二十五年中之政摘其一二以爲先生疑而吾黨以所親見於二十三年中之學舉其十尤以爲先生惜也矧先生爲御史時以抗疏謫及守長沙歸未嘗增一畝田而三子乃貿其舊舍三所非古之所謂廉直者乎則先生之政大較可知不獨予聞之接境者之私矣雖然未祀於校而私祀於社題其祠曰景賢亦可以止矣而復取其祠中之文付之

梓以傳何哉曰祠中之文大抵爲親見先生於二十三年中者述也梓以傳將以爲漫聞先生于二十五年中者告也

又代張太僕

曩予校學于湖有告某以孫子某之賢者予將以賢禮祀孫子于學宮湖之人或訾之予核之得孫子之文可數十萬言雄於楚問其訾尺寸細故耳予曰士環楚而誦者奚啻數萬人有一簡之幾于法予握把如恐其墜而况乎以數十萬言之雄頤以其尺寸而

墜之乎盍祀諸衆曰可孫子遂祀噫以數十萬言雄於詞者予且樂於祀以數百萬言雄於道者其於祀而樂之也又當何如耶季先生之講學于東南也老而釋經以數百萬言既有漢儒之博而兼乎宋儒之精蓋雄於道者而久未得祀鄉諸大夫士惜之將屋以祀先生於里謀諸予父子間予爲述孫子事告之且助之後事遂舉有舉漸有言也言多至若干篇衆復謀刻之將以爲苟未知先生之素履盍觀諸衆言而予之序之首及楚也亦以爲苟未知先生之當祀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盍觀諸孫子

址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携去旣又偶徐山陰至
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
不可得旣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
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
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
也當子巡遼時會 主上新極 朝廷清明無關事

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
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暴
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帥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敝否不核醫之才
不才與其方之宜不且與旣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
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于暴醫
而忍于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
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賅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賅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王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浦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今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

長尋年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爾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非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忝者之藥石耶而邇者諸生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越賅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哉定之武也又以是弓以是馬以是劍戟進而取師於我高皇帝之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鱗
所持劍自鱗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
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
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
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憑左右不得相援又
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禮
者謂古恒岳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議者以爲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岳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成祖時北岳改祀渾源矣然富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即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徃徃云趙祠岳固不廢曩予客上谷欲一徃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岳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即鄰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鄰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宜無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
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進
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
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
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
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

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
氏罹實禍于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
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
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
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
之死而將弁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
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
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
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

天能爲旱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免
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旱而於先也天不能
他有所爲若爲旱者耶雖然造化各以名與人爲享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死
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
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
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願蒙以惡如吾前所云
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
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鳥者何
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
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
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
月以斗計人作蟣蟲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
人言華氏工者客遊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牽而愈

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母散
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江
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知無召
之者予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張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即
迸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妄
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分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設

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兄
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母一毫勉強也噫予之贈華
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
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
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

之在地中凡既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物
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在
昔也即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塋者取骨骸以乘此生
氣即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
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
是理矣客曰邃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
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偷之薄之生之
其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即
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

遂古初生胡乳胡舖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什
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世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番白而始折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
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
然蓋始龐而終緘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露
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
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于土
而反于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塋骨者而獲乘
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而
而廕之不延

贈陶刑部侍郎公序

代其兄

史稱高陽氏有子八人以才名於唐虞間是八人者
自禹之外以臣道事君者惟廷堅爲最顯廷堅者臯
陶也然何以明其最顯哉孔子曰舜選於衆舉臯陶
而不仁者遠史以齊聖廣淵明允誠篤樑稱於八人
而尚書所載則以明允獨歸之臯陶是孔子與書獨
美臯陶而不及彼六子也不其德爲最顯哉吾宗自

莊敏而下吾兄弟子姪中對於廷而起者一時不下七八人世或以濟美謬相許及文僖尚寶相繼謝事吾與叅政君食於家其間奉簡書橫金而馳者特二人耳而又遠在閩楚之外夫承世學者固日兢兢焉恒保其家聲止矣宜不顧其他然而世食君之祿者每以踈遐間隔不得侍從奔走於輦轂下相與吁吁焉嗚嗚焉以親切圖報其上以爲歉若此者非干適而要榮也世臣之義則然耳今求之予宗家食者既如予而遠在江湖又如彼二季使非吾弟泗橋侍郎刑部中抱冊書出坐槐棘入立仗下日從其長以予聖天子相可否於宥不宥之間則幾何而不缺缺於世臣之義耶今丁丑正月之十八日爲君六十年辰吾宗湏吾言以壽吾既有感于吾宗之謬以濟美稱于世而又深有慕于高陽氏之八人於八人中又獨竊仰于廷堅也而吾弟之職適似之歷官三十年轉徙者十有二所至以賢稱其明允亦幾之故今之祝之也即曰第廷堅氏也吾則不敢如使舍廷堅以望吾弟也又豈吾之所厚望其弟於平生者耶若曰

余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

壽則廷堅之始官於虞以至戰國楚漢之際國于九江者猶其子孫也噫亦矣然則壽亦孰壽於廷堅耶
贈張君序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怒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決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蠶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春蠶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

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于年而益于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于世而亦無濟于世而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于變壞而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于終

德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
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事于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參之故其當應感之會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冲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舍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橐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

失于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虱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于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今以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于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某旣受造于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

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後
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漫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撫
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
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恠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
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
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于涿鹿之野夫涿鹿者
今上谷之東某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
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

之于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
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陲也騰躍閃倏不翅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霄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駝脊之間至其曳駒駉而來也即小有睢盱抱關操
戈之吏猶得揮尺捶而鞭笞之凡六年于此矣而某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疇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語人曰相公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即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所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廷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以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于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麗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
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洒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孿與鼠爭殘
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叫
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孱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鷄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地)不紊也

右序本雙槐歲抄予
嫌其不簡故特刪去

大半

贈保安稽侯考滿序

保安古涿鹿地苦邊患初徃徃徙民入居庸置戍守
文皇帝乃始建州復徙曩時入居庸者實之而成卒
亦雜處其間有事則徵發旁午無事則耕芻息縮而
穀亦歲踴貴艱食號疲衝守是者徃徃以不稱聞即
幸則僅滿一考而他之矣獨今稽侯守是州未暮而
政成賢聲滿闕下甫一考遂進秩府貳及再考俸四

品今且三矣予固不知考吏者更進侯以秩如曩昔復留侯以慰州人抑遺侯以大將陟侯以風來者也而州之人則固願侯之留而不願侯之陟矣夫留侯則疑於苦侯而州人則樂陟侯則疑于樂侯而州人則苦其劑量以成之者考吏者職也予不得而預然以一有司滿三考歷九載使考吏者擬議于留陟而不得以常資待舉黔首甲士又惟恐其一入而不來此則於所繫者抑何其重而欲舉以代之又何其難也沈生某者爲今贈光祿少卿諱練者之從子也少卿於予爲舊故而沈生今在保安爲州諸生數爲予道侯事且曰侯於學校事更勤於已也有殊待故於其抱計也徵予言贈其行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旣已款塞爾臣曳駒牧以仰乞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筋難垣堡不可以亭鄣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我而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薊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璽書東王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于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于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

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侍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辛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

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
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今進
而本兵也他人饗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旨之
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
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
所當然夫木葉之于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
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

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于道敗于不道而道莫要于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
鹵莽於家庭而僥倖于闕轍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
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
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
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
累而然非專于費誓旦夕間威以孥僇之效也予從
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
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目氣凌逸不

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蒲上書中今
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于馬水予適客京
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
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
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
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
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塋輒給楮
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嘆曰孝弟之効其殆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裘猥矣擁千
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輿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
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
所謂沾沾於詭與毅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
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
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
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賀
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送山陰公序

古人謂人於稱謂之間苟不出於其心則進而君公退而爾女者有之矣噫豈惟稱謂然哉某自稍知操筆以來當郡邑諸公於去來贈錢間靡不來以管毫授者曰禮則然也然禮然而心未必然者固亦不能無矣蓋彼雖不言而某固陰察其然也惟曩者貴溪公之行而人以贈言屬未幾而又以碣屬者踵相至雖不露其所以也而誠意惓惓自見於眉頰間卽善言者欲言其所以而終不及其不言者之意味猶爲

深長也若是者蓋某自稍知操筆以來數十年中但一見耳而孰謂其遽見于今劉公之行耶然在貴溪公當時以召行召則決不復來公今也則以覲行其必留而相天子也固猶召也然尚有望于萬一而人之以贈言屬也真遑遑然若穉兒女之去其慈母病者之得扁盧矣而忽復移其囊而之他家也此不尤爲難耶蓋貴溪公之治吾山陰也一以蠱瘵視民病以穀肉爲療以不藥爲攝徐而待其自瘳故持其綱而少濶其目公之治也以過不及疹民病以鍼砭

去尸蟲決底壅以參苓補其羸亦以硝石導其滯故
元精彌篤矣而氣血亦不得偏強妄盛于營衛間人
一經其治覺決然立有効驗蓋綱靡不張而目亦靡
不舉故人之所以尤遑遑於公之行者意者其在於
斯歟某眇小布衣耳公每折簡當客歲之偃仰于床
褥也公嘗於甥某所問某起不其下士也如此計某
何足以副公蓋聊以某爲郭隗耳而甥父子間並爲
諸生稍樸而不欺公待之亦踰常士禮其德之也尤
及其每每於某所謂公也幾于泣也故於公之行遂
以贈言屬某衰且鈍不能持籌以述而公之美亦非
籌之所能盡也故僅識其大者如此雖然白下碑謝
太傅安石乃不著一字以太傅非字所能盡也則某
之於斯贈言也不猶爲贅耶

蕭氏家集序

靜菴先生歿若干年而其孫某出先生之文若其翁
女行君之文今予校而選之以梓予旣校而選之矣
復令予序之予嘆曰在昔子瞻蘇公之叙文正范公
之文也以得序其文爲幸以不得見其人爲不幸又

得以見其子堯夫爲幸先生配余姑氏女也於先生
爲姊氏夫於女行君爲甥以故童時數侍先生先生
誤竒之及長而從女行君遊女行君竒余猶先生也若
是則不特見其人矣乃今又得叙其文蓋子瞻之所
缺者余願幸兼而全之然子瞻何如人也其序文正
公文也猶以爲不足爲文正重予果何如人耶願足
以重先生哉雖然誼則不可以孫也子瞻之評文正
也上之以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下之以淮陰孔明其
評不可述其大畧謂王伯之畧定於猷臯功業之盛

不出於漢中草廬初見其主之數言蓋古之君子素
定于中而後出諸其口非徒言之而始泛泛然希符
於事業者類皆然耳今觀先生之文以考先生之世
其所言者卽其所行者蓋大約類於是其子得之文
章似兩漢而詩卒歸于盛唐其言則旣然矣願其人
有竒幹可經世論議英特徃徃一座盡傾卽不究其
用然曰先生行者卽言而女行君言者未必卽行則
不可也夫以子瞻評文正乃不及其子今予謬評先
生文又得評先生子予無子瞻之憾矣獨念先生與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三
女行並竒予也而予無一副之徒覩然握管而濡墨
是所懼也而稿多不可把束然以久悉燬失而予復
嚴之故梓者僅若此

白氏譜序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
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
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踈者亦復然
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
久而名因以湮聞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

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
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
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
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于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
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于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
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
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公宜公今副
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

徐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殺一鷄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今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紉連搭買馬鞭坵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于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

收其芒鏘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徃徃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今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今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

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且詩
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客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
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
入月萬寶瓊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
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
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

旬晝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
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
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
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于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
原信陵用于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
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
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剉裳以易其
供以給其秣茹蘩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

易巴寡婦清之以一髮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
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偶
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恭
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勗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于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隸自髻至胃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止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
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
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
長也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
儀者暨兩弟並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並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
竹馬襴褸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
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

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糗糒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閔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劔槊拾而引弓相與牽轡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實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願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中衫益一意于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頽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後文長三集 卷之十九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金千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養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于今太君蓋年六
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滌噐割牲出俎脯罄其甕自燈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志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迫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訛罵不已由此觀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在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表

後文長三集

卷之二十一

全



